

周伟民、唐玲玲夫妇：
倾力释『天书』

私家治通史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周元

在海南大学图书馆看书、自习的大学生，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一对老人，相互扶持着前往位于图书馆三楼的工作室，风雨无阻、节假日无休。20多年来，图书馆里的大学生换了一届又一届，但这两位老人的工作习惯从未打断。

这两位把工作室当作家，把学术研究当做生命的老人，正是海南历史文化学者、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、唐玲玲夫妇。自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次月到海南大学任教以来，周伟民、唐玲玲夫妇一心研究海南历史文化，退休后，两人更是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海南史学研究上，著书立说、笔耕不辍。

走进周伟民、唐玲玲工作室，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书：60多个大小书架上挤满了书；数张大木桌上也堆满了书。其中一张长条桌上，整齐摆放着两人来海南后编纂或撰写的十几部著作——《海南先贤诗文丛书》《海南地方志丛刊》《黎族藏书》古籍资料汇编《海南家谱研究和海外移民实录》《凡俗与神圣——海南黎峒习俗考略》《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》《南海天书——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》《宋氏家族奠基人宋耀如》《宋耀如年谱》《日月的双轨》等……

这些著作，无不与海南相关。从1990年周伟民倡导建立“海南学”至今，夫妇俩一直致力于海南历史文化研究，数十年如一日，退而不休，淡泊名利，脚踏实地进行拓荒性的“海南学”研究。

解开南海“天书”的秘密

在这些厚厚的著作中，2015年出版的《南海天书——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》是非常特殊的一本。它不仅填补我国渔民南海诸岛的《更路簿》记录，也是我国开展南海维权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之一。

“1989年，民政部牵头编纂全国地名大辞典，海南卷的任务给了我们。”周伟民说，陆地的地名好办，整理茫茫南海数百个岛礁洲滩的名字十分困难。根据“人从主人”的原则，他们将目光聚焦到了沿海渔民以及渔民手中的更路簿上。

《更路簿》，又称南海更路经，是海南民间以文字或口头相传的南海航行路线知识。然而，更路簿由海南方言记录，晦涩难懂，而且年轻的渔民出海都用卫星导航，能看得懂《更路簿》的老渔民越来越少。

为了解开南海“天书”的秘密，26年里，周伟民、唐玲玲拖着年迈的身体，租车、请翻译，再赴琼海、文昌，挨家挨户拍门访问老渔民，逐字逐句翻译、记

录。他们在过去学术界搜集的12本更路簿的基础上，新收集了12种更路簿和一幅《西、南沙群岛渔业更路图》。

“《更路簿》中记载了中国最早发现南海诸岛、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以及长期有效管辖的证据，有力地证明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。”周伟民说。

尽管《南海天书——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》已经出版，但周伟民、唐玲玲对更路簿的保护和研究并没有停止。“目前，更路簿正在酝酿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省委宣传部也让我作为主编，牵头编写更路簿丛书。丛书有20多本，目前已经大致完成16本。”周伟民说。

年届耄耋治通史

数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，结出了一个学术硕果。近年来，两位老人迎来了丰收的季节。2018年5月7日，凝结夫妇俩30年心血的《海南通史》正式出版，全书共计约270万字，分“先秦至五代十国卷”“宋元卷”“明代卷”“清代卷”“民国卷”“当代卷”等6卷，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科教等各个方面，较为全面地书写了跨越古今的海南历史，及时填补了海南地方通史类著作的空白。目前，前5卷已出版，第6卷正在送审中。

周伟民回忆说，该书的写作始于海南建省之初，是在时任省委书记许士杰倡议下动笔的。当时，梳理和研究海南历史的著作少之又少，部分学校甚至以日本人小畑田淳为侵略海南而写的《海南岛史》作为教材。

种种现象令刚刚随着“闯海潮”从武汉来到海南的周伟民、唐玲玲感到痛心。两位已年过半百，古典文学专业出身的教授决心“私家治通史”——

30年间，他们走遍了海南的山山水水，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，将地方文献和正史的征引、解读与实地调查相结合，让文献与田野中的印象互动起来，

通过学术上的想象与联想产生“临即感”，以此带领读者“回到历史现场”；他们不仅在海南岛内寻找资料，还自掏腰包到省外乃至国外去找——为了研究海南南洋文化，他们跑遍了东南亚国家；为了研究宋子文，他们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待了1个多月，详细查阅了62箱资料……

“皇皇6卷系统而翔实的《海南通史》，弥补了以往的学术缺憾，也为后起的研究者奠定了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。”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深受触动，他在《海南通史》的序中写道——周伟民和唐玲玲两位老师已年届耄耋，但《海南通史》所展现出来的，对新的学术进展的敏感和对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视，仍让人深深体验到学术青春永驻的真谛。

在刚刚公示的“海南省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拟获奖成果”中，两位先生的《海南通史》，获得了唯一的“专著特别奖”。

莫道桑榆晚，人间重晚晴。在两位老人身上，学习、研究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增加而停止，甚至还在加速。在他们的工作室，到处是夹着小夹子、贴着便利贴的资料和初稿。

“我们两年前接了省政协一个课题，编写《南海大史》，将视野从海南进一步拓展到南海。现在已经写了近30万字了。”周伟民说，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，为国家建设海洋强国，维护南海主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是身为知识分子无上光荣的使命。

时间不等人。在两位老教授看来，还有那么多研究没有做完，每一天都很宝贵，他们宁愿放弃享受天伦之乐，也舍不得浪费一点点。

“没有其他会议或田野调查的话，两位老师就是天天泡在工作室，过年都不休息。去年大年初二左右，我带着家人给老师拜年，就没有提前打电话，直接去工作室找他们。”周伟民、唐玲玲曾经教过的学生、海南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逸告诉记者。■



周伟民、唐玲玲夫妇在工作室翻阅《海南周刊》。

海南日报记者 周元 摄

阅刊十年
受益兼感动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周元

在工作室庞杂的书卷中，周伟民随手就能抽出几份他保留的《海南周刊》。自2008年11月海南日报《海南周刊》创刊以来，夫妇俩一直是它的忠实读者。每周一期的《海南周刊》，他们都会仔仔细细地读完，遇到感兴趣的还会特意保留下来。

“从我个人来说，《海南周刊》对我的帮助很大。”周伟民说，周刊大大丰富了他对海南的认识，丰富了对国家、对民族的认识，增进了对世界知识的一些了解。特别是周刊有很多有深度的人文历史文章，记者和编辑从新闻角度来介绍人文历史，与学者编著书籍讲究系统全面有所不同，可以画龙点睛、点到即止，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，常读常新。

让周伟民觉得受益匪浅的，还有周刊与他学术研究的良性互动。

比如，周伟民在研究更路簿、写作专著的过程中，看到《海南周刊》发过好几期更路簿有关的报道，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他对更路簿的了解。同时，他从周刊的报道中，还看到了从省委领导、到渔民船长、到普通读者对维护南海主权的力度与温度，更加激励他做好更路簿的研究。此外，在写作《海南通史》的过程中，周伟民摘取了初稿里宋代海南职官制部分内容，向《海南周刊》投稿。“文章发表后，一些热心读者找到我的联系方式，提出了一些意见、建议，有些已经被我吸纳到正式出版的书籍中了。”周伟民说，像这样相互交流、相互促进的例子还有很多，对他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。不仅如此，阅读《海南周刊》还提升了他个人的精神境界。

“2017年2月20日的《海南周刊》做了一期《古物古籍念家国》的报道，讲述了现代语言学家、民俗学家、文物收藏家乐嗣炳，为学一生，家国一世，将数千件珍贵古籍文物捐赠海南黎族地区的感人故事。”周伟民说，这一报道让他深受震撼和感动。

“乐嗣炳先生从未在海南生活过，但黎族地区能够被他选为心爱文物的受赠对象，更能深刻体现出他的境界与担当。这种精神与境界值得我们学习。”周伟民说，他和老伴一生没什么爱好，就是喜欢藏书、读书、写字，工作室里现在有满满60多个书架的书籍。在乐先生事迹的感召下，去年，他和老伴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全部无偿地捐给了海南大学，希望这些书籍为学校的科研和教学发挥更大作用。

“我们愿用所有时光研究海南、奉献海南。”周伟民、唐玲玲践行了自己的梦想，书写了高山凌云书生志、鞠躬尽瘁赤子情。■



2014年8月25日《海南周刊》B02版。